

探 戈

〔保〕 格·卡拉斯拉沃夫 著

杨耀南 译

广 播 出 版 社

探 戈

〔保〕格·卡拉斯拉沃夫

杨耀南 译

*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 3.5 印张 70 (千)字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300 册

统一书号: 10236·009 定价: 0.30 元

主要人物表

约尔戈夫 总检察长；

斯切潘·哈瓦基耶夫 投机商人；

卡嘉·哈瓦基耶娃 斯切潘之妻；

卡耶夫 暴发户，商人；

廖丽·卡耶娃 卡耶夫之女；

蔡科 农民；

达拉 蔡科之妻；

托多尔 农民，蔡科之子；

古娜 托多尔之妻；

伊万(爱称为“瓦尼亚”) 托多尔之子，共产党员；

伊罗·米托夫斯基 农民，共产党员；

维拉·伊丽维查 伊罗之妻；

斯塔娜 伊罗之母；

保利斯 伊罗之子，共产党员；

纳伊达 保利斯之妻；

米兰 农民；

丽亚娜 米兰的小女儿，中学生；

约尔丹 米兰之子，共产党员。

富翁卡耶夫是个经营水果、蔬菜出口业务的商人，他将为女儿的生日举行庆祝晚会。总检察长约尔戈夫收到请帖后，这位索非亚市新贵的大名在他的心中升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愤怒。卡耶夫，他是什么人，他算老几？约尔戈夫鄙夷这种昔日的推车小贩。卡耶夫出身于偏僻的乡村，穿的是粗布衣服，住的是东倒西歪的棚子，一日三餐吃的是卖不出去的烂菜，可是他们竟然披荆斩棘，缓慢然而是有耐性地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他们疯狂地搏斗，终于控制了进出口事业的命脉，从此成千累万地积攒金钱，盖起了高楼大厦，购买宽敞、豪华的住所，在驰名的疗养地区建起漂亮的私人别墅，开着高级轿车兜风。这一切成就所显示出来的宏图大志与灿烂前景，在约尔戈夫郁郁不欢的内心中引起万千感慨。

这些家伙凭什么从生活中大捞实惠，谁给他们的这种权力？事业上的皇皇战绩是靠什么样的本领与努力获得的呢？……不少卷入肮脏交易的新贵们都拜会过总检察长，为此，约尔戈夫对他们的底细也深有所知。这帮人不学无术，数学上只晓得加减乘除，使用乘法表还得借助于自己的十个手指头，因此聘请了会计专家，以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连一般的商业信件都写不好，于是又找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充当私人秘书；为了与外国商行交往，以微薄的工资雇用了在

●国外侨居多年并且学有专长的年轻人為自己服务……他们把那些守法的、辈辈沿袭下来的商号从市场上排挤走，又以自己的实力搞垮所有的老牌店铺，与此同时不惜万金陪嫁，与首都的名门望族联姻……

约尔戈夫出身于旧日商业鼎盛之家，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与传统、道德标准与社会交往。几十年来养成了某种贵族式的傲慢。也正由于这种傲慢的习性，使得老约尔戈夫的商号倒闭，事业逐渐败落。不久，二老双双去世，两个女儿嫁给了军官，几个儿子在外读书，一家人四分五散。作为对往日商业上辉煌的业绩而留下的唯一辛酸的回忆，就是一座建于市中心的两层楼房。过去这座楼房的所在地并不属于市中心，但与毗邻的建筑相比，也算是鹤立鸡群了。可是今天，高大的私人住宅与宏伟的商业企业建筑鳞次栉比，相形之下，它只是龟缩于一隅，房屋陈旧，一副摇摇欲坠的可怜相。昔日的邻居们把自己的产权与地皮纷纷让给狡猾的实业家，从而换取一、二套单元住宅。尽管约尔戈夫弟兄们极力反对，但众多的侄儿们却跃跃欲试，打算把房产卖掉。在这座老式楼房的第二层，总检察长占了两个房间，他自视为老光棍，不堪忍受晚辈与自己同住。约尔戈夫是父母的幼子，从小娇生惯养，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大量财产的继承者，今后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可当他在索非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又在德国进修两年之后，父亲遗留给他的财产只是两间熏黑了的房子，时至今日只能靠工资过活。在这种年月，单靠工资，虽然是总检察长级的工资，生活也是相当拮据的。可是今天，这个仅仅是粗通文墨的卡耶夫，却有钱在女儿生日的时候举

行晚会！

暴发户卡耶夫在总检察长的印象中是个粗野、无耻、举止笨拙而俗气的乡巴佬，然而这种人在胆大妄为的肮脏交易中，却能应付自如。在约尔戈夫的脑海里，卡耶夫那小摊贩的脸上一定布满皱纹，长着令人讨厌的硬瘤、七扭八歪的红鼻子和低低的前额，脑袋上头发耸立，象一片骗猪的鬃毛；每当微笑时，厚厚的嘴唇泛着青光，薄薄的金铂紧贴在结实的牙齿上，以闪光的金牙显示自己的运气、兴旺与文明。

到这样一个獐头鼠目的人家里去作客，实在令总检察长反感，更叫人委屈的是，请帖是借别人之手转交的。有一次在电话中他对哈瓦基耶夫说：“你说什么：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请帖有什么关系？”约尔戈夫惊讶，以至有点气恼地质问对方，同时习惯地吹了吹电木听筒。

“算了吧，你呀，约尔戈夫！”听筒里面亲昵而刺耳的尖声叫着。总检察长与哈瓦基耶夫相识才几个月，从声音中他仿佛看见了对方消闲怠惰的笑容。

“有什么不安的？你大驾光临是卡耶夫的荣幸。”约尔戈夫清楚地听见他大喘一口气，哈瓦基耶夫故作生气地说：“就算我请你还不行！……卡嘉也叫你一定来！……”

约尔戈夫手指一颤，脸色陡地变白，他担心是否听错了，沉默稍顷，他没再推辞，爽快地说：“那好吧！……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走一趟了。”

他从惊异中醒悟过来之后，立刻又陷入矛盾的、不可名状的焦灼之中。他象发疟疾一样全身发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哈瓦基耶夫在电话中告诉了他晚会的地址，此事

触动了他的隐私，他牢牢地记住了卡耶夫家的门牌号码，从此这门牌就仿佛总在他眼前跳跃。他想静下心来翻阅一宗案件记录，可是思绪象长了翅膀，总是飞到那将去的地方，因为卡嘉今晚也要光顾那儿。他对于自己这种中学生式的柔情蜜意感到气恼，并为自己弱点的暴露而害羞。

约尔戈夫按了一下写字台上的电铃，公务员恭顺地把头从半掩的房门中伸进，望着自己的上司，等着指示。总检察长一时语塞，可又怕在下属面前丢面子，就骂开大街。惊慌失措的公务员鼓起勇气，走了进来，睁大眼睛想听懂他的意思，可是总检察长却大吼一声，叫他滚开，这个可怜虫糊里糊涂、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约尔戈夫靠在写字台上，坚定地说：“我不去！”在这近似恫吓的语气中，有种令人惊诧、隐约可见的冷酷之情。他咬着苍白的嘴唇，心里犹若明镜，自己终究会赴约的。那电话中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卡嘉也要你来……”

约尔戈夫自视为风月老手，值得骄傲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女人真正得到他的青睐。他很自负，觉得自己比世上所有的男人都优越千百倍，那些风月场上的逢场作戏，对他来说不足为奇，可是在不少男人的眼里，却是惊人之举，一生难以忘怀。经验丰富、才思敏捷的约尔戈夫初次结识卡嘉·哈瓦基耶娃的时候，这个女人的第一眼就把他征服了。由于彼此年龄相近，社会地位相当，他来不及考虑一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只感觉到想多接近她，甚至希望自己举手投足都能得到她的赞赏……还是在第一次交谈中，他就失去了自制力，敏锐的头脑曾使他在女人圈中灵活自如地周

旋，可此时却变得麻木、迟钝了。只觉得在她面前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引她注目，而是令人生厌。约尔戈夫不战自败，毫不反抗地就交出全部阵地，在她面前，他常常象孩子一样地顽皮，又象孩子一样地容易感到委屈。后来，当他回想这段情景时，觉得自己过去说过的话现在听起来并不那么乏味、傻里傻气，一种不安之情在他心里悸动，而这正是中学生在初恋中的感受。

夜晚，约尔戈夫躺在床上扪心自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他承认，哈瓦基耶娃身上有一种征服人、叫人无法反抗的东西。她漂亮吗？是的，漂亮极了。但问题不仅仅是在姿色上，在美丽外形的后面有一种摸不着、确定不了、无法估价的东西。约尔戈夫幸会过许多美女，和她们中的不少人有过或短暂或持久的交往，但从没有过一个人使他如此心悦诚服。这个女人好象让人在来不及想起自卫的时候，突然一击，并象闪电一样有力。她的眼神中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她用自己的微笑、眼中的光芒、眉毛的扬抑，以及明亮、迷人而又威严的面部表情，使人销魂。但是，对她的这种惊人印象，是否人皆有之呢？

是的，他深信卡嘉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这种印象。约尔戈夫认为，如果不抓紧时间向她表明，并把她弄到手，那么那些更勇敢、果断的男人就会趁虚而入。

在动身去卡耶夫家前的两小时，总检察长仿佛即将登台表演，涂脂、刮脸，着实打扮了一番。他换了一套崭新的深蓝色西装，衣服熨贴合体，只是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快的樟脑味。他一连换了十五、六条领带，最后才系上一条与衣服底

色相配的领带，领带上布满了细碎的白色斑点，如同一片散开的珍珠。西装上衣的口袋处插了一块秀气的手绢，他用手指轻轻地摆弄了整整十五分钟，然后把香烟放在烟盒里，那意兴盎然的神态象是第一次去幽会。约尔戈夫来到街上，阔步朝市中心那狭小、安静的街道走去，在那儿就会见到卡嘉。

总检察长来到卡耶夫的公寓前，沿台阶拾级而上。从与卡嘉初次相识到此时此刻，约尔戈夫总是自问，但一直弄不明白，象卡嘉这样一个神话般的女人怎么会落到猪一样的哈瓦基耶夫的手里？哈瓦基耶夫心地龌龊，虽说受过法律教育，当过律师，但他未能通过国家考试。哈瓦基耶夫是几个大商行的股东，参预过无数下流的交易，他在交易中巧妙地网罗了不少颇有名气的政客。事实上，他在商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其秘诀就在这里。他把接近政府的人，特别是那些接近宫廷的人，拉入自己的投机勾当中，然后狡猾地眯着眼睛，屈尊俯就地一笑，嘴里哼着陈腐的流行歌曲。凡是他用得着的人，他都能迅速地、无拘无束地交往。他有一种叫人惊叹不止的本领，那就是让一切对他有用的人都成为知己，可是这种交往又不很深，以不显得自己是有意强求。

哈瓦基耶夫很聪明，只是品质恶劣、生性懒惰。在学生时代，他埋头于各种知识，可都是浅尝辄止。在大学读法律系之前，更换了几个专业，每种专业的登记卡他都保留下来，上面都注册过几个学期，在医学系他学习过，甚至参加了考试。从那时候起，他就惯于用这些少得可怜的知识在偶然相谈者面前炫耀；从罗马法中他用拉丁文引证只言片语；从匆

匆翻过的几页化学书中，知道了“王水”^①的某些特性、“玻璃炸滴”^②奇异的精致；两三年前他竟然还能写出长长的、复杂的从樟脑中提取蓝靛的公式；他能阐述眼镜蛇奇特的爬行姿态，解释法国博物学家丘维埃^③与动物学家森特·伊列尔^④争论中的谬误所在；他含混不清地描述着爱斯基摩人古怪的生活习惯；逐字逐句地引证拿破仑在埃及金字塔前的演说。哈瓦基耶夫能用“纯科学”的方法证明二加二不等于四；用纸牌、小链子、硬币、手绢等灵巧地变魔术……每逢遇到机会，他就兴致勃勃地列举在动物界与植物界中存在的剥削现象，并由此得出结论：自然界中存在的这种现象合理合法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以及那些庸俗的商人们深深地被他的见解所迷惑，于是很高兴请他到自己的圈子里来，而他也就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的打算谋利益。约尔戈夫知道，哈瓦基耶夫与他结交，也同样出于某种自私的考虑，但为了他的老婆，自己只好忍耐。

现在，当他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前去参加这乏味的晚会时，思忖着这一切，觉得反感，可又不能摆脱。

卡耶夫新建的住宅从外表看来毫无特色。大门、栏杆、墙皮，普普通通，与千百所投机商人的房子没什么两样，只有那些迟钝、贪婪的实业家才住这种房子：居室的墙壁是由便宜的滑秸泥抹成的，厨房狭窄得转不开身，厕所、浴室盖在

① 王水：由浓硝酸与浓盐酸混合而成，具有强烈腐蚀作用。

② 玻璃炸滴：物理学名词。

③ 丘维埃：法国博物学家(1769—1832年)。

④ 森特·伊列尔：法国动物学家(1772—1844年)。

发霉的角落里，住宅的正面较小，由此可见里面的房间也绝大不了。可是这个暴发户在哪里接待今日的来宾呢？可能是在窄小的前厅，那儿的顶棚大概破旧不堪，终年见不到阳光。

住宅的大门上嵌着一个珐琅牌子，上面写着：“马诺尔·卡耶夫——进出口商”。总检察长停下脚步，这就是说，到了。他按了一下电铃，耐心地等着，心里怦怦直跳，对于自己的慌乱很不满意。他好奇地盯着珐琅牌上的几个清晰的红色字母，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个牌子象是稠乎乎的酸牛奶喷成的。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打开门，请他进去，这个女人长着一副乡下人的和善面孔，亲切、有分寸，又不拘束。约尔戈夫拿着风衣，来到狭长的前厅，看来她不是女主人，但也不象佣人。她麻利地接过风衣，放在挂满了衣服的钩子上，亲切地朝他一笑，随后打开玻璃大门。门后传来了嘈杂的谈话声、笑声和争论的声音，约尔戈夫走了进去，由于局促、激动而忐忑不安。他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对待这个为他开门的女人，是否应象对待女主人那样，或者象对待佣人那样。一股呛人的烟草味迎面袭来，他惶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用手掌挥了一下眼前的烟雾，一瞬间在他眼前出现了幻影。因为他来到的不是一个前厅昏暗，只有三、四间小屋的公寓，而是一个处处生辉的大厅。大厅的深处有一个朝西的别致的长圆形角门，里面铺着五光十色的波斯地毯，墙上安着三个大的圆形磨砂壁灯，此外还有无数小灯泡，发出柔和、充裕的光线。几张小桌子散放在大厅里，每个桌子四周都放着四把软椅和几个凳子。桌上摆着大个的水晶烟灰缸，烟盒中放着香

烟、雪茄和装有火柴的木盒。西侧，靠近大门的地方竖着一个考究的柜子，上面摆着电唱机，这个柜子的每一层里都放满了唱片，除了流行歌曲之外，还有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瓦格纳、李斯特、格林卡……的作品。约尔戈夫本想见识一下小市民典型的庸俗环境，因此站在那儿感到惶恐不安，手足无措。

哈瓦基耶夫显然等他等得不耐烦了，这时朝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门后。大厅的北侧有一个小茶点部，摆得很丰盛、适宜、吊人胃口。柜台旁围满了男男女女，这些人又吃又喝，兴致勃勃地谈笑、争论，仿佛置身于首都现代化的酒吧。约尔戈夫双眉微蹙，如果真地来到了乡巴佬的环境中，自己定然是喜不自胜，因为那样一来，他至少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可现在呢？自己该如何表示对这些暴发户庸俗气味的蔑视呢？这个客厅虽然不大，但很优雅，即使是最爱挑剔的外交官来到这儿，也无可挑剔。约尔戈夫知道，趣味是可以用金钱买到的，可在这儿的一切布置陈设里显然有艺术家的手笔，只是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如今穷困潦倒了，终日为微薄的报酬而奔忙，这一点从大厅的布置可以看出，因为这里看不到艺术家丝毫的个人见解，在闪光与豪华的背后，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发现这位雇佣的艺术家漫不经心的态度。

哈瓦基耶夫把总检察长拉到大厅深处靠近茶点部的地方，悄悄地耳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里的主人，一对可爱而又天真的小人物。”

首先他向约尔戈夫介绍了卡耶夫的老婆，这是一个干瘪、

高个子女人，长着一副充满倦意、饱尝疾苦的脸。由于女儿禁止她与生人交谈，以免露出乡下人的土气，所以她只是不合时宜地微笑着，含糊不清地随声附和，因此使人弄不清她对某事是赞同还是反对，不过她穿得相当体面，合乎她的年龄与身份。一身深橄榄色的衣服是由昂贵的绸料做成，做工精致，每个褶皱都体现着裁缝的苦心。

约尔戈夫望着这位满脸脂粉的老太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因为她仿佛听不懂他的讲话。一群男人在哈瓦基耶夫身后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哈瓦基耶夫朝他们伸过手去，从里面拉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的脸上一股迂腐气，动作战战兢兢和犹豫不决，仿佛自己不自觉地犯了过错，准备随时挨打似的。约尔戈夫睁大双眼，看出了这就是男主人。卡耶夫长得一副可怜相，圆圆的小脑袋上已开始秃顶了，这与总检察长心目中高大、粗壮、果敢的乡巴佬形象毫无共同之处。约尔戈夫等待结识的是一个高大、粗野的富翁，所以觉得哈瓦基耶夫在开玩笑。不，这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卡耶夫！哈瓦基耶夫指着客人，两次强调这是总检察长。男主人高兴、惊讶地张开小嘴，嘴里不仅没有金牙，而且下颌上长着一颗犬牙，两颗白齿已被腐蚀坏了。

由于介绍的不高明，使双方都很尴尬，这时恰好卡耶夫的女儿，这次晚会的受贺者，挤进他们中间，才算把僵局打破。哈瓦基耶夫一把拉住姑娘的手，这使她一惊，但等她看清是谁后，马上象对待自己人那样嫣然一笑。

“慢点，廖丽，你会错过好运的。”哈瓦基耶夫懒散，但很亲切地说。

“我生来就没交过好运。”廖丽·卡耶娃随便一答。

“啊，你不知道，”哈瓦基耶夫眯起眼睛，调皮地指指客人说，“这是约尔戈夫，总检察长……光棍，理想的爱情候选人，只是，”他竖起右手的食指，“我必须警告你这个漂亮的小姐，他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因为……”哈瓦基耶夫眨眨眼睛。

“因为他年仅三十二岁，可是已经得到了想得的一切。再过几年，说不定会当上部长，只要苍天保佑，他一定会成为部长的。”

卡耶夫夫妇笑眯眯地看着这位已得到一切并将成为部长的人，深信他将是女儿众多候选人之一。对于单身男子的巴结奉迎，尽管他们都是一些重要人物，姑娘习以为常了，在她的眼里，总检察长也属于这类角色，所以装作毫不理会。

哈瓦基耶夫提议干一杯，廖丽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趁机从这群无聊的人中摆脱出来。约尔戈夫根本没把廖丽看在眼里，他焦灼的目光在大厅里扫来扫去，可是，哪里有卡嘉·哈瓦基耶娃的影子！他端着满满一杯酒，故意把身子转过去，再次打量了一下各个角落，仍不见她的踪迹。“没来！”约尔戈夫感到懊丧、痛苦、难过，“准是这个骗子的圈套！”他沉思着，“想把我介绍给这群乡巴佬，这帮人准是遇到了麻烦，或者某个投机案出事了，让我帮忙！好啊，走着瞧吧！我要叫他们一辈子忘不了我，这个流氓！”他心里恨透了哈瓦基耶夫，“我一定让他们落进我的陷阱内！”

约尔戈夫一口气把酒喝干，然后拿着空杯子四下环顾：环境幽雅舒适，没有一点土里土气的痕迹。一切是那么可

爱、美好，即使从质朴的艺术角度来看，也算得上尽善尽美了。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流露着大手笔的痕迹，从墙上的壁画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这些壁画是从一次季节性美术展览上收集来的。收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仅需要钱和鉴赏力，而且还需要时间。一位女士站在总检察长身后，望着墙壁惊讶得直吸气，说如此美丽的壁画她从未见过。

“是从慕尼黑弄来的，”卡耶夫的老婆以一种夸耀的神情答道，而没有顾及到会抖搂出一件不正当的事情，因为她知道这些画的确是从慕尼黑运来的，“马诺尔一说干什么，就得干……这些东西花了我们五十万块钱。”

“虽说花了五十万，可是多美的画呀！”一个红脸男人由于脂肪过剩、吸烟太多而气喘吁吁地说。

“他们定会落进我的圈套。”约尔戈夫咬着嘴唇愤愤地想，“我呆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溜呢？……让他们等着瞧吧！看看到底谁硬！”

总检察长一口吞下这第二杯酒。他正想借口告辞，哈瓦基耶夫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揪到一边慢悠悠地走着，仿佛在欣赏这优美而有节奏的步伐。哈瓦基耶夫说些什么，总检察长根本没听见，一心只惦念着卡嘉。大厅的最里面，准确地说，在占了整整一面墙壁的朝北的窗下，有一个活动乐池，由于没有乐队演奏，乐池没搭起来。离乐池不远，有一个朝西拐的转弯处，从大门或茶点部看不到这里还摆有桌子、软椅和凳子，布置得与大厅前面一样。几个客人靠在软椅上，或是坐在桌旁的凳子上，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卡嘉·哈瓦基耶娃正在其中。她架着二郎腿，

腿部的线条如同雕刻的一样，穿着一双淡褐色的网状丝袜，约尔戈夫耸耸肩膀，惊讶地吸了一口气，这些男人围着她干什么？是调情吗？还是这里的某个男子与她的关系非同一般？为什么要躲在角落里？是为了逃避众人好奇而嫉妒的目光吗？一种兴奋、腼腆、醋意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深深地触动了她。

许多酸楚、苛刻的问题不断出现在总检察长的脑海里，使他不得安宁。在他看来，凡是引起她留意的男子，即使这种留意是偶然的、微不足道的，也说明这个男人胜过自己一筹。这种心理可怕地折磨着他。

总是笑容可掬的哈瓦基耶夫漫不经心地给他一一介绍这些陌生的客人。一个是医学院的学生，一个是醋厂老板，另一个是进出口股份公司的股东，最后一个是位颇有派头、头发梳得光光的先生，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哈瓦基耶夫悄声对总检察长说，此人与有权势的宫廷人物有来往，是个未来的全权部长。谁知一经介绍，约尔戈夫竟然觉得这个未来的全权部长可能是个可怕的情敌，卡嘉·哈瓦基耶娃一定在热恋着他。初次相识，总检察长对他就怀恨在心，并想窥伺时机对他进行侮辱，病态的压抑感和痛苦的猜疑深深地压在他的心头。他发现卡嘉见到他并不高兴，只是对他随便地点了点头，甚至没有请他坐在这群人之中。现在该是自己离开这里的时候了，马上回去，永远不再见这个高傲的女人，可是他力不从心，站在那儿呆呆地发怔，嫉妒、软弱、难以克制的酸楚之情使他心里阵阵发颤。

哈瓦基耶夫走到乐池旁的小桌前，从木盒里取出一根雪

茄，拉住今晚临时雇来的侍役，用一种以亲切语调掩盖着的优越感说：

“亲爱的，请给我们拿两把椅子来。”

当侍役拿来两只小凳，他请总检察长坐在自己老婆身旁，并招呼侍役稍等一会儿。

“难道你们一点东西也不想吃吗？”他打量了一下桌子，“啊，不能这样。卡嘉，你不要喝点什么吗？”他转身亲热地对妻子说，“是喝葡萄酒还是啤酒？”

“我要一杯比较烈性的酒。”卡嘉回答说，连看也没看他，显然是有什么事使她感到不满，她心事重重，以致说话时的口气变得有点粗暴。凡是认识她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沉闷、忧郁，平日里她总是和蔼可亲、殷切备至、笑容可掬。卡嘉善于辞令，人很风趣，并且天资聪明，因此使得约尔戈夫不得不这样认为：是不是由于自己的出现致使她郁郁寡欢。他侧目而视，只见她紧紧咬着中间有两排白牙的嘴唇，嫣红的嘴唇柔软、温和，富有肉感。谁知道，她的这副落落穆穆的神态是否表示对他的敌视或不堪忍受？

“主人呢？”哈瓦基耶夫想吃点什么，不耐烦地问，接着他亲自跑到茶点部去张罗，在那儿又与别人东拉西扯起来。

“我冒昧地问一句，夫人，为什么您今晚情绪不佳？”由于激动与不安，约尔戈夫浑身发烫，他终于找到机会，轻轻地、几乎是悄声地问旁边的这位女人，然后神经质地敲着膝盖，心情急促地等她回答，就如同被告在听候判决一样。

卡嘉慢慢转过身子，有分寸地笑了笑：“不，没什么……我有点心绪不安。”说完四下张望，显然在找什么人。